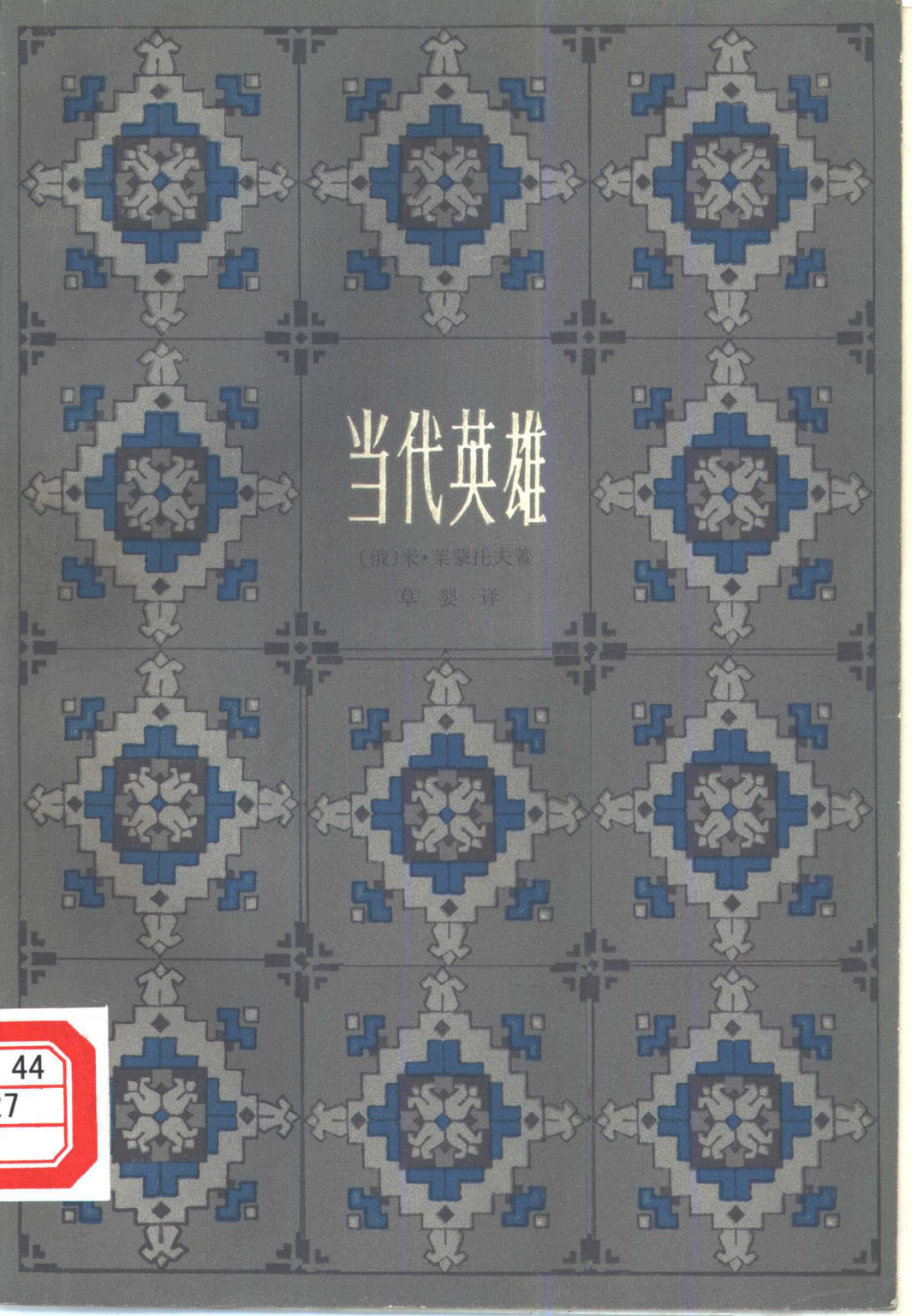




当代英雄

〔俄〕米·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44

7

当代性



当代英雄

〔俄〕米·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ГЕРО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6 томах
том шестой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7 年版译出

当代英雄
(俄)米·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25 插页 5 字数 121,000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册 (内精装 2,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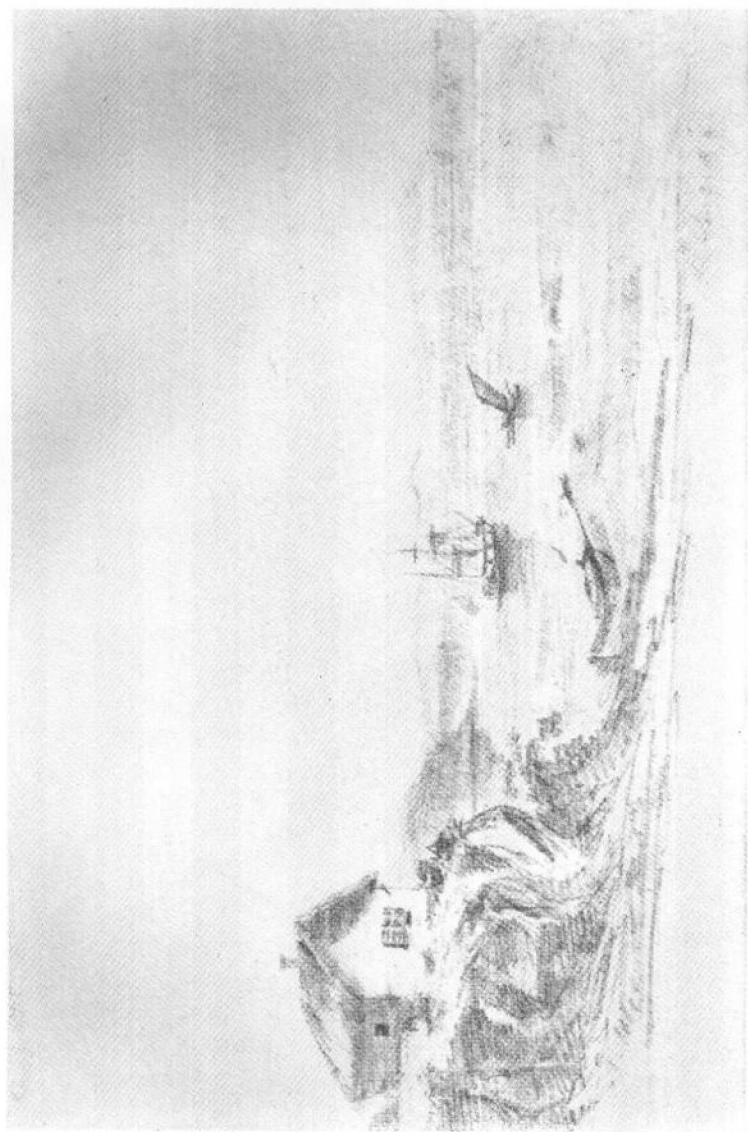
平装定价: 0.72 元 精装定价: 1.20 元

书号: 10188·47



莱蒙托夫画像

К. А. 戈尔布诺夫作 1841 年



塔曼

萊蒙托夫作 1837 年



毕巧林和梅丽公爵小姐

莱蒙托夫作 1840—1841年



五峰城景色(油画)

莱蒙托夫作 1837 年

目 次

一 贝拉	3
二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46
毕巧林日记	58
序言	58
一 塔曼	60
二 梅丽公爵小姐	74
三 宿命论者	168
译后记	181

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它或者用来说明写作的目的，或者作为对批评的答辩。但读者一般并不关心道德的宣扬和刊物上的攻击，因此他们不看序言。这种情况很使人感到遗憾，特别是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公众还很天真单纯，如果寓言的结尾不来上几句训谕，他们就看不懂。他们体会不出戏谑，感觉不到讽刺；他们简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还不知道，在规规矩矩的社会里和规规矩矩的书本里，不可以公然谩骂，而且现代文明已发明了一种比谩骂更锋利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说是无形的，因此也更加致命，往往在甜言蜜语的掩盖下给人以无法抵抗的切中要害的打击。我们的公众好象外省居民，听了两个敌对宫廷的外交官的谈话，就满以为他们由于私谊深厚而各自在欺骗本国政府。

本书不久以前确实得到过一些读者甚至刊物不幸的轻信。另外有些人却因为把“当代英雄”这样品行不端的人拿来给他们做榜样而大为生气；再有一些人则微妙地指出，作者描绘的是他自己的肖像和周围一些熟人的肖像……真是陈旧而又可怜的笑话！不过，显而易见，俄罗斯这地方就是如此：这儿一切都可以革新，就是革不掉这一类谬论。就连最有魅力

的神话，在我们这儿都难免不被斥为蓄意侮辱人格！

仁慈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你们又会对我说，人不可能这么坏，我却要问问你们：既然你们相信一切悲剧和恋爱故事中的坏蛋都可能确有其人，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的呢？既然你们欣赏可怕得多和荒谬得多的向壁虚构，为什么对这个人物，就算是虚构的吧，你们就不能宽宏大量点呢？是不是因为其中的真实性比你们愿意看到的更多了一些？……

你们会说这对宣扬道德无所裨益吧？对不起。供给人们的甜食已经够多了，他们的胃因此得了病；这就需要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忠言。不过，你们可别以为本书作者那么狂妄，竟然幻想充当人类缺点的矫正者。老天爷保佑，千万别让他无知到这个地步！其实他只是描绘描绘他心目中的当代人的面貌，以此取乐罢了。这样的人物——算他倒楣，也算你们倒楣——实在太容易遇到了。毛病也许是给指出来了，至于怎样医治，那就只有天知道！

一 贝 拉

我搭驿车从第弗里斯出发。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小皮箱，里面足足有半箱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后来，这些笔记，算你们走运，大部分都丢了；而那个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算我走运，倒完整无缺。

我的马车来到科依索尔谷的时候，太阳刚隐没到雪山后面。赶车的奥塞蒂亚人想在天黑以前登上科依索尔山，不住地鞭马，同时引吭高歌。这谷地真是个可爱的地方！四周都是崇山峻岭；红彤彤的岩石上面爬满苍翠的常春藤，顶上覆着一丛丛法国梧桐；黄色的悬崖布满流水冲蚀的痕迹；抬头远眺，那边高高地挂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雪的辔子；往下望去，阿拉格瓦河同一条从雾气迷蒙的黑暗峡谷里哗哗地奔腾而出的无名小河汇合起来，象一根银线似地蜿蜒流去，它闪闪发亮，就象蛇鳞一般。

驿车来到科依索尔山麓，我们在一家茶馆旁停下。有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闹哄哄地聚集在这儿；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歇了下来，准备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高山，因为已是入秋时节，路面上有薄

冰，而翻过这座山差不多要走四里路。

无可奈何，我就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蒂亚人。一个奥塞蒂亚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就光用吆喝来催促那些牛拉车。

在我的马车后面，有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那车虽然装得满满的，几头牛却象拉着空车一样轻松。这使我感到纳闷。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一个镶银的卡巴尔达小烟斗。他身穿一件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头戴一顶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看上去五十岁光景。他那黑黝黝的脸表明他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相识已久，而他那早白的胡子却跟他那稳健的步伐和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相称。我走到他跟前，鞠了个躬；他默默地向我还了礼，嘴里吐出一大团烟。

“看来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默默地点了点头。

“您是上斯塔符罗波尔^①去的吗？”

“对……给公家送东西。”

“请问，您这辆车那么重，为什么四头牛拉起来挺省力，而我这辆空车用六头牲口拉，再加上这些奥塞蒂亚人帮忙，却还这么费劲呢？”

他调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对我瞧了一眼。

“您来高加索怕还不太久吧？”

“快一年了。”我回答。

他又微微一笑。

① 斯塔符罗波尔当时是北高加索的主要城市，高加索边防军司令部设在这里。

“您问这个干吗?”

“不为什么! 这些亚细亚人简直是坏蛋! 您以为他们嘴里嚷嚷是在帮忙吗? 鬼才知道他们在嚷什么! 牛倒懂得他们的意思; 哪怕您套上二十头, 只要他们这么一嚷嚷, 牛就一步也不动了……混蛋透顶的骗子! 可你能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就爱从过路人身上多弄到几个钱……这些骗子让人给惯坏了。瞧着吧, 回头他们还要问您讨酒钱呢。我可知道他们那一套, 他们骗不了我。”

“您在这儿当差很久了吗?”

“可不是, 打从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①那时候起, 我就在这儿当差了,”他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回答说。“当他老人家驾临边防前线的时候, 我是个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手下, 因为讨伐山民有功还升过两次官呢。”

“那您现在是在……”

“我现在在第三边防营。请问您呢?……”

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

谈话就此结束, 我们默默地继续紧挨着前进。到了山顶上, 我们看到了积雪。太阳落山了, 黑夜紧接着白天降临, 中间没有一个黄昏, 在南方通常都是这样的; 但借着积雪的反光, 我们能够毫不费劲地认清道路。这路虽然不象刚才那样陡峭, 但依然通往山上。我吩咐奥塞蒂亚人把皮箱放到车上, 又用马来替换牛, 并且最后一次回头望望下面的谷地, 可是从峡谷里象波浪般滚滚涌出的浓雾把谷地完全遮住了, 也没有

① 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将军。
1816—1827 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司令。

一点声音从那边传到我们的耳鼓里。那几个奥塞蒂亚人果然围住我闹着要酒钱，但上尉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大喝一声，一下子就把他们驱散了。

“哼，那些家伙！”他说，“他们连俄国话‘面包’都不会讲，却学会了：‘老总，给些酒钱吧！’我看，就是鞑靼人也比他们好些，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

到驿站大约还有两里路。周围一片寂静，静得凭蚊子的嗡嗡声都能听出它在什么地方飞。左边的深谷已是一片漆黑，在峡谷和我们之间，暗蓝色的峰峦重重叠叠，布满层层积雪，矗立在剩下一抹残阳的茫茫天际。星星开始在苍茫的天空中闪烁，奇怪的是我觉得它们比我们北方的星星要高得多。道路两旁竖立着一块块光溜溜的黑色岩石；雪地里偶尔露出几丛灌木，但它们的枯叶纹丝不动。在这沉沉酣睡的大自然怀抱里，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的嘶声和忽高忽低的俄罗斯铃铛的响声，倒是别有风味的。

“明儿准是好天气，”我说。上尉什么也没回答，却指给我看矗立在我们正前方的那座高山。

“那是什么山？”我问。

“古德山。”

“哦？”

“您瞧，它在冒烟呢。”

真的，古德山在冒烟。山的两边飘浮着一缕缕轻云，山顶上却横着一片乌云。这片乌云很黑，在灰暗的天空中看上去就象一块墨迹。

我们已经望见了驿站和它周围的平顶石头房子，点点灯

火在我们面前殷勤地闪烁。忽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峡谷里顿时隆隆作响，接着又落起细雨来。我刚披上毡斗篷，天就下雪了。这样，我望望上尉，心里不由得对他起了敬意……

“咱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了，”他烦恼地说，“这样的风雪天气可不能翻山越岭。喂，十字架山那边有过雪崩吗？”他问车夫道。

“没有，老爷，”奥塞蒂亚车夫回答，“可是山上的雪可多呢。”

站里没有供旅客歇脚的房间，我们被领到一所烟气弥漫的石头房子里过夜。我请我的旅伴跟我一起喝茶，因为我随身带着一把铁茶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唯一的消遣。

这所石头房子一面紧挨着岩壁，门口有三级潮湿泞滑的台阶。我摸索着走进屋里，就撞在一头母牛身上（这里的人用畜栏代替下房）。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好：这边几只羊在咩咩叫，那边一条狗在汪汪吠。这当儿，幸亏有一线微光在旁边一亮，让我找到了一个类似门的窟窿。眼前展开了一幅有趣的图画：一间宽大的石头屋子，屋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撑着，里面挤满了人。屋子中央，就地生起的火堆劈拍作响，风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倒灌进来，整个屋子里烟雾腾腾，我好久都看不清周围的东西。火堆旁边坐着两个老婆子、好几个小孩子和一个瘦削的格鲁吉亚人，全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没有法子，我们也只好在火堆旁边安下身，抽起烟斗来。不多一会儿，茶壶就亲切地咝咝叫起来，水开了。

“这些人真可怜啊！”我指着肮脏的主人们，对上尉说。他

们却楞头楞脑地瞧着我们，一声不响。

“全是大笨蛋！”他回答说。“说来您也许不相信，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干，什么教养也谈不上！拿我们的卡巴尔达人或者切钦人来说吧，他们虽然是强盗，穷光蛋，但都敢作敢为，可是这些人呢，对武器毫无兴趣，你看不到谁的身上有一把象样的短剑。真是地道的奥塞蒂亚人！”

“您在切钦尼亚待过好久吗？”

“是啊，我带了一连人在那边要塞里驻扎了差不多有十年，就靠近卡敏尼勃罗德，您知道那地方吗？”

“听说过。”

“哦，朋友，那些匪徒真把我们搞得伤透了脑筋。谢天谢地，如今总算太平多了。可早些时候啊，你只要离开要塞围墙一百步，就会有那个披头散发的恶鬼在什么地方守着你。你的一不留神，不是被一个套索套住脖子，就是给一颗子弹打中后脑勺。嘿，他们可厉害呢……”

“您恐怕遭到过不少意外吧？”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他道。

“怎么没有呢！遭到过……”

他动手捻捻左边的小胡子，低下头沉思起来。我真想从他嘴里听到个把小故事——凡是出去旅行和写东西的人都有这种愿望。这当儿，茶烧好了，我从皮箱里拿出两个旅行用的杯子，斟满茶，把一杯放在他面前。他吸了一口茶，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是啊，遭到过！”这一声感叹给了我无限希望。我知道在高加索待久的人都爱说话，爱讲故事。他们难得有聊天的机会，有人带了一连人在穷乡僻壤待上五年，在这整整五年